

因为会迷所以迷人

She Has Captivated Audiences with
Her Obsession with Peking Opera

张火丁沪上再演《锁麟囊》

□ 忻 颖

睽违五年，2月7日沪上戏迷终于等来了张火丁。这次借“京剧经典传统大戏电影工程”之机，张火丁在上海大剧院演出了《锁麟囊》。演出之前，无论是出票者，还是戏迷，其实已经对张火丁将会带来的火爆有了心理预期。先是有大剧院的限购和加座，再有“黄牛”笃定的加价，最后就是剧场里的座无虚席。有了解行情的沪上戏迷说，上海这场的出票控制得较好，哪怕是“黄牛票”的价格和北京相比也已经“合理”得多。

演出一开场，张火丁饰演的薛湘灵还未出场，后台一句“啊，梅香”，台下观众蓄谋已久的掌声和喝彩声就瞬间被点燃了。《锁麟囊》作为程派的代表作品，充分展示了程派在唱念做打上的独特魅力，许多戏迷也已经对演出节点谙熟于心，在整场的演出过程中，京胡声犹如掌声发令枪，掌声叫好声几乎与张火丁每一个精彩瞬间同步，这

在几场重头戏中尤其突出：第一段高潮“春秋亭”，戏有几番来回，于是张火丁每唱一句，观众掌声一片；“一霎时”这段二黄三眼的独白，每一处停顿处观众都掐着点地嵌入叫好；“朱楼”一段张火丁台上水袖纷飞，台下喝彩也接连不歇。最后当大幕徐徐拉上之际，众多戏迷纷纷冲到台口。四番谢幕，大批

观众“纠缠”等待还是久久不愿离去，第五次张火丁终于在大家的期待中，上台加唱了《春闺梦》“被纠缠”一段，才让观众心满意足而归。演出还进行了电视直播，这让众多没买到演出票的戏迷也稍感安慰，同步过了戏瘾。

尽管剧场里的掌声快掀翻了天，但演出后许多戏迷还是对这一



次张火丁的表现给出比较理智的评价。一个经常看张火丁的上海戏迷告诉我，张火丁大概有段时间没演出了，这次演得有些断续感，不如她以往那样有种一气呵成之感。还有人认为，可能是因为这次为了拍摄电影，梅香和胡婆并不是她以往的搭档，节奏不太好，合作还需磨合，“春秋亭”尚有些不入戏，到遭变故成为帮佣才感觉渐入佳境。但他们中大都觉得，这次张火丁虽然算不得太出彩，但还是一如既往地维持了很高的演出水准。一位摄影师这样评价他镜头里张火丁的水袖——看的出是整个身体里的劲头，腰、肩、腿都有劲道，才能甩出这样干净漂亮有力的水袖来。网名“蛋黄妈”的戏迷这样评价：“虽然从技术上说，这并不是张火丁最完美的一次演出，过于宽阔的舞台，新换的配角都打乱了她惯常演出的从容节奏，使这次的舞台呈现略显火气，稍乏诗意。但三十年的练功不辍，二十年的舞台经验，依然保证张火丁为观众呈现了中国艺术中最美好的境界。无需大制作，不要大乐队，朴实的故事深刻的人性在两小时的唱念做舞中尽情展现，用纯中国的方式表达纯中国的情怀，依然能令无数人久久萦怀。张火丁用她对传统的坚守为人们找回了对传统失落的信心，京剧有张火丁是幸运的，京剧只有一个张火丁是远远不够的。”

在这些年的戏曲演出市场中，“张火丁现象”一直是个引人关注的话题，这在张火丁加入中国戏曲学院减少演出之后，效应尤其显著。演出之前，一位偶尔看京剧的观众说，他没去看张火丁的理由，就是觉得她的演出之所以这么火爆，似乎有炒作摆噱头之嫌。犹如苹果手机一般是人为制造稀缺，走饥渴营销，其实这样的声音，并不是个体反应，还是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观点。而在有些业内人士看来，老戏保人，总是演老戏的张火丁，分明走的是“保守”路线，回避了塑造新角色的课题。对此，张火丁的戏迷们大都不以为然。在他们看来，张火丁最重要也是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她作为京剧演员对京剧艺术的痴迷，她的珍贵在于让观众看到一个有天赋又有勤奋的，真正的演员的样子。也有评论者从另一种角度对“张火丁现象”提出了不同看法。在网上，剧评人“秋思听戏”在《对张火丁之“火”的冷思考》一文中这样写道：“现在说张火丁火爆，很多人愿意说天赋、勤奋、用功、努力、领导、体制等等，反正样样都是好的，普通人这么说，领导这么说，专家也这么说，老艺术家还这么说，姑且不论这里头有多少人在说实话，好吧都有道理，缺一不可，但依我看来是时代造就了张火丁的火爆，是这个浮躁、急功近利的社会造就了张火丁的火爆，这个社会太缺乏沉

静和思考了，偶尔出一个貌似不食人间烟火的张火丁，于是就一发不可收拾了，还记得曹操的望梅止渴吧，现在大概就是那个状态吧，大批大批的人望着梅林说，‘我不渴了，我不渴了’。”

在这次演出之前，张火丁“破例”接受了上海部分媒体的访问（尽管她自己表示从来没有拒绝过媒体采访，只是真的是不善言辞），其中就谈到她从小迷京剧，屡考戏校不中，15岁超龄之后，自费也要去戏校，这份对京剧真正的感情，以及超龄学生才有的曲折经历，学戏时唯恐自己不认真就学不到真正的戏，让她格外珍惜学戏的机会。她自诩生活中是“零爱好”，旁无二心，唯有京剧。对自己的演出票房火爆，她觉得一来是演出少，二来是自己用心对待，因此收获了回报。

去年张火丁复出，在北京演完《锁麟囊》依旧燃了一把火，学者傅谨撰文评价《锁麟囊》就是张火丁的表演高峰。他说：“一位优秀的演员，固然可以靠自己创作的新剧目在剧界扬名立万，然而，在经久流传的经典剧目的舞台呈现上，如果足以代表新的高度，岂非同样难能可贵？戏曲史上，有多少好戏因为卓越的舞台表演没有得到继承而湮没？我们需要更多张火丁这样的演员，通过精湛的表演使《锁麟囊》在舞台上永生。”

附录

众说纷纭“张火丁”

一出《锁麟囊》点燃了上海戏曲界的热情，他们众说纷纭，谈论着“张火丁”这个现象。

黎中城：愿戏曲舞台出现更多幸运的“灯神”

火丁又火了！睽违五年，这位中生代的程派艺术传人，又一次登陆上海，又一次卷起令人目迷心醉的京剧旋风，又一次确实实让近乎痴狂的程迷们颠狂了一把！“灯神”这两个字蓦然成为网上盛传的热门词语。火丁真的又火了！

火丁为何能如此之火？实在是个值得探究的课题。火丁无疑是个幸运儿。她的辉煌，她的成功，得益于程派表演艺术在唱腔、身段、水袖、表演等各方面的惊人魅力；得益于赵荣琛先生等名师的悉心传授；得益于历代诸多程门传人长期实践经验的积累以及他们共同开创的市场局面；得益于火丁本人对程派绝艺的痴迷、钻研、潜心追逐；也得益于她那质朴低调、沉静内敛，除了演剧外几乎无欲无求的为人之道……有人说她是个另类，有人说她达到一种境界，其实当今与她具有同等造诣、甚或较其更见功力的艺术家并非个别，但很少像她那样有被几近神化和偶像化的荣耀。这难道不值得有志气的艺术从业者认真思考和对照吗？愿我们的戏曲舞台出现更多幸运的“灯神”！

翁思再：要善于寻找寂寞和孤独

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去透视张火丁，我觉得有三点启示：

第一，经典的艺术有永恒的魅力。比如《锁麟囊》，唱腔非常优美，当时剧本才写了四个月，程砚秋花了一年半的时间精心打磨唱腔。这个唱腔是永恒的。

第二，现在有文化“返祖”现象。文化主管部门搞了很多新戏，很多汇演，评奖，但是收效甚微。新戏看腻了，观众有逆反心理，回到老戏。

第三，像张火丁这种很孤独，很寂寞的演员，不多见的。由于她的孤独，她的专心致志，排除外界干扰，拒绝商业化，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张火丁现象”，形成了她的一种商业磁场。（角儿们）要想成为张火丁，就要避免喧嚣，善于寻找寂寞和孤独。

这是记忆中花了最大力气搞到的戏票，值。我写过些关于梅兰芳的文章，可惜晚生了几年，从未看过真人，缺乏真切的感受，据想象和逻辑推理写论文，立论、争论都难免有点隔靴。总算看到了张火丁，竟有一种穿越之感，甚至到了梅之前，那个只用唱就能征服全场的时代——“中国歌剧”就是那时候翻译的。超级演员的魅力没法用逻辑界定，日本人说“花”、印度人说“味”，都只能比喻。那天的表演并非无懈可击，第一场的骄矜似乎更多在体现剧本的理性逻辑，不太像人物的自然流露。但后来的唱就彻底折服了我，尤其是定定心心坐着的唱。只有两个字的评语，定力。在当今虚浮的剧坛，太可贵。有张火丁在台上，什么奖都显得轻，千万不要用任何“奖”去贴她的艺术。

孙惠柱：不要用任何奖去贴她的艺术